

即需要一億美元。假定其他政府亦將採取類似行動，荷蘭政府願對該基金捐助一百萬美元，等於聯合國經常預算內荷蘭的分攤比額。

二三二．最後，我對與澳大利亞洲有關的一個領土要講幾句重要的話。我所說的領土便是荷屬新幾內亞，太平洋內澳大利亞洲架上的新幾內亞島西半部。該島約有二百萬巴布亞居民。新幾內亞島東部由澳大利亞管理。

二三三．荷屬新幾內亞為荷蘭管理下適用聯合國憲章第七十三條(辰)款規定的唯一領土。荷蘭管理該島的唯一目的即為訓練該領土人民在最短可能時間內行使自決權。換一句話說，應讓該島居民自由決定本身的前途。這也是說它應自行決定是否願成為獨立國或與該島東半部聯合，或成為印度尼西亞的一部分，或選擇任何其他政治生活方式。

二三四．我再說一遍，荷蘭在荷屬新幾內亞的政策完全為儘速在人力可能程度內造成能够行使自決權的條件。此項權利為聯合國憲章所承認，此次一般辯論中有許多陳述也對此項權利加以讚揚，認為它是每一民族所不可剝奪及不可侵犯的財產，而且出席大會的許多國家，包括印度尼西亞在內所以能獲得獨立生存，也有賴於此項權利。

二三五．根據荷蘭最近所提常年報告書內的詳細報導，可知該領土向自決進展的程序業已加速。居民已有政治組織的完全自由。經由選舉而代表居民的參議會正在成立。巴布亞政府官吏正在加緊受訓。荷蘭每年就其管理情形的一切方面向聯合國提具詳細報告。它的報告超過了照憲章七十三條(辰)款應負的義務，它不僅報告經濟、社會及教育情況，並且也報告該領土的政治發展情形。

二三六．此次辯論中有人表示懷疑管理國的居心。我們的居心非常明顯，毫無曖昧，儘可加以查核證明。我們沒有秘密，我們也不以國內管轄事件為藉口要求豁免。我在這個講壇上公開向大會各位同仁宣佈荷蘭願將其目的在迅速使巴布亞人民達成自決的政策與行動，繼續受聯合國的檢討與評判。我提出此項聲明作為一個新的證明，以示我們欲充分、誠實與完全保證巴布亞人民的自決權確係出於誠意。

二三七．大會雖曾於最近的過去遇到許多困難，荷蘭政府仍對本組織保持信心，因為它確實代表我們對於前途的一切最熱烈的希望。我們將對它作最大貢獻，以求經全體的努力連同不可缺少的上蒼的祝福可獲致美滿結果。

午後七時散會

A/PV 887

第八八七次會議

一九六〇年十月五日星期三前十時三十分紐約

主席：Mr. Frederick H. BOLAND (愛爾蘭)

議程項目九

一般辯論(續前)

一．Mr. KHEIR (蘇丹)：我很想大會切實知道，蘇丹共和國代表團無論在這裏提供意見或在各委員會討論中採某種立場，都是為促進和平與國際合作的熱心所推動。我們對一事的反應和所提的主張，完全出於我們對內心信仰的忠誠，和恪守客觀原則以及不結盟原則，而這些原則我們素即奉為南針，並藉以自行激勵。我們認為這政策若見於實行，那造成危害全人類命運的冷戰的種種原因亦將趨於消滅。

二．蘇丹人民和政府原深望前定於一九六〇年五月在巴黎舉行的高峯會議可成“恢復親善”與彼此諒解的先聲，逐漸使那沾污和平空氣的緊張形勢，以及形同戰爭的暴亂，得告和緩，得獲祛除。不幸此種希望瞬即消逝，但我們現在企盼將來，仍存樂觀和信念。歷史上沒有一個時期曾見世界像今日那樣需要彼此諒解。人類與整個文明的存亡現已至危險關頭。星星之火即可燎原，使大家同歸於盡。

三．現一屆會在聯合國歷史中將永為一重要的界石。在非洲湧起了解放的高潮，而帝國主義和異國統治的一頁歷史亦告結束，在這兩種情形下便有新興的獨立國家加入聯合國，這誠然是一個歷史的重要時期，也是本組織走向普及全世那個目標的程途上的一大進

步。一年之內有十五個國家獲取獨立加入聯合國為會員國，實屬前所未有。因此，在我們同是非洲獨立國家者來看，這是一個值得紀念的一個屆會。我們熱誠歡迎從非洲和賽普勒斯來的新弟兄們，祝他們一切成功。非洲已不再是黑暗大陸。在照耀該洲大半部份的一片光明裏，將不會有人工強造的疆界，也沒有任何勢力能阻擋這光明的四播。我知道在本國際機關裏，這些新興獨立國家定必成為一股活躍蓬勃的力量，地位日高，威望日隆，維持憲章的精神，推進正義和平與安全的大業。

四．蘇丹代表團欲強調聯合國在這事業上目前所執行的職務和它所當能盡的職務。我們欲表示我們堅信聯合國有此能力引導世界脫出政治經濟和社會方面的困難，使後世免遭戰禍，而創造適當環境俾克維持正義與人類尊嚴，促成大自由、和平與繁榮中的社會進步及較善的民生。這些崇高的目的和原則已明文具載於聯合國憲章的第一條和第二條。

五．裁軍問題談判，廣續不斷，幾已十五年，但至今仍為世界面臨的最棘手而威脅亦最大的問題。這問題還一年比一年複雜，因為大量核戰爭上所需的物料尚在生產和堆存，大規模毀滅的現代武器以及把它們經由外空送達目的地的方法，也仍在發展和進步，含有能使人類和文明整體毀滅的威脅。

六．在檢討實現國際和平和停止軍備競賽那項工作的進展中，我們注意到去年有一件事頗感欣慰，那就是大會曾一致表示希望在最短可能期間即可詳細訂出並議定一個促成普遍徹底裁軍的辦法〔決議案一三七八(十四)〕。本年初我們曾寄望於日內瓦十國裁軍委員會的討論，可惜結果未如所期，討論便告中斷。

七．我們不擬深究高峯會議失敗和日內瓦討論中斷的原因。我們不擬詳細分析各大國關於裁軍問題意見的歧異。無論現在和以前，各大國俱曾屢度聲明它們所抱和平和裁軍的意願堅定不移，且無一國肯為造成世界災殃的禍首。

八．軍備競賽的危險這樣顯然蘇丹代表團無須再加強調或再予縷述。武裝衝突的後果，對大家都有生死關係，無一例外。如果用於軍備上的浩大經費，能改供世界發展不足國家技術協助及經濟進展之用，世界福利當有改進。在目前軍備競賽不斷威脅之下，沒有一個國家能够不理會這種競賽對它自身生存的危險，而對本國人民的福樂加以注意。

九．因此我們誠懇希望大家知道了這問題的迫切之後不斷努力，儘早恢復商談，以求取普遍徹底裁軍和有效國際管制問題的積極解決。

一〇．我們真實相信，大家都愛好和平和安全，並欲使後世免在戰爭糜爛下飽受恐慌和災殃之苦。現在世上有四分之一的人口仍未獲得代表權的情形下，欲經由聯合國對和平大業作有效貢獻，實不可能。因此，我們確信，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有代表出席，這不祇承認中國人民和政府的合法權利，而且定能增進本組織的效力。今日聯合國真可因已獲世上多數國家的有效參加而自傲。此等國家多已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並已和它建立關係。我們切望大會能重新考慮這一問題。

一一．蘇丹是個非洲國家，因此對在該洲發生的嚴重事件以及非洲人民所面臨問題極感關切。不過此等事件，雖然引起憂慮，但也幫助了非洲獨立國的團結，使它們合力去實現它們的願望和目的，並向該集團國家中尚須繼續努力始能掙脫異國統治的殘餘勢力而確立自身完全獨立地位的不幸者，予以援手。但非洲的社會，目前仍處若干既不公平亦悖時代的哲學觀念勢力之下，而此種觀念在非洲人民的新意識和政治覺醒中，本已無可立足。

一二．就人類的尊嚴和自尊心而言的一齣悲劇就是南非聯邦的“種族隔離”政策，那是曾受世界輿論所譴責的政策。“種族隔離”鄙劣至極。這個政策必須打倒，不只是為了南非，而是為了我們全體着想。敝政府對此已採鮮明立場，復按照歷次非洲獨立國家會議中通過的決議案，對南非實施抵制——抵制它的商品它的經濟——並捐出小款，濟助為此種行動所殃及的人。但我們尚願採取進一步的措施來打倒這種不道德的“種族隔離”政策。

一三．可是南非聯邦對非洲人的侮蔑尚不限於它國境以內。西南非洲是一個以國際社會為其保護人的地方。但這也不能救它脫離南非聯邦那種違反自然而復悖理的政策之影響。倘若我們不向世界宣示，一個給它本國國民這麼多苦難的國家，談不上有幫忙別人的資格，我們便虧負了我們的職責。南非聯邦決不得繼續管理西南非洲，這責任該在一指定時期內，改由聯合國承負，俾得進而籌備該國的獨立，以符聯合國的高尚理想和成就。

一四．非洲尚有一部份——剛果共和國（雷堡市）——因動亂不安而趨分裂。我們的願望，和過去一樣，是要保障該國國家獨立、領土完整，並使外界對

它內政所作的任何方式的干涉盡行消滅。在這問題上敝國政府決不妥協。剛果共和國政府的組織和該政府所用的職員，都是應由剛果人自己決定的問題，如何決定應依照他們自己的自由意志。

一五．我們支持聯合國所發起、維持和在秘書長督察下仍在從事的工作。我們對秘書長完全信任。對聯合國的信任和對它工作的稱許。經在魯孟巴先生任主席的雷堡市非洲外長會議¹所通過的第三項決議案中明白表示。聯合國應執行這項國際義務，直至我們可以聽到剛果能以本組織一自由獨立會員國的身份在這講臺上發言時為止。我們反對在聯合國體系以外所作的任何干涉，無論那是軍事的，或政治的，也無論所取的是何種面目屬何種形式。剛果問題應和任何的單邊行動完全絕緣，特別是要隔斷它使不受冷戰的影響。

一六．我現在要請主席讓我轉到阿爾及利亞問題。這一件我們大家都熟悉的悲劇，提到聯合國來已有六年，聯合國至今也沒找到一個適當而與憲章規定相符的辦法。

一七．一九五九年十月一日〔第八一七次會議〕我在本講臺上發言，沒有把這個當時的最大災難，詳細討論，因為那時我對於一九五九年九月十六日戴高樂將軍提出宣言鄭重承認阿爾及利亞人民自決權一事，認為其中具有一線希望，所以我也不事多求，祇抱一念真誠，籲請法國和繼承法國革命傳統的人們本它們的天良，依照聯合國憲章，根據“自由平等博愛”原則——我們相信每一個法國人，無論男女，在他們的生命中，都奉此為基本原則——去解決阿爾及利亞問題。

一八．自從對各位說這些話以後，至今又已過了一年。這是阿爾及利亞一個慘痛的年頭，也是各處人類的天良力無所施而感到萬分苦惱的年頭。阿爾及利亞境內的戰事，如火如荼，視前加甚。生命的喪亡——法國人也好，阿爾及利亞人也好——日多一日。阿爾及利亞的人口有四分之一被關在牢獄和拘留營裏，受盡殘酷和侮辱的待遇。一九五九年十二月紅十字會國際委員會所發報告中即曾將這個不人道的戰爭中像我上面所說的那種情形揭載，殊屬駭人聽聞。一九六〇年二月十日，聯合國二十個非洲和亞洲的會員國向秘書長提出嚴厲抗議，即以此事為主題。

¹ 一九六〇年八月二十五日至三十日在雷堡市舉行的非洲獨立國家會議。

一九．這就是法國政府沒有恪守戴高樂總統關於阿爾及利亞人民自決權所作聲明的悲慘結果。至阿爾及利亞共和國臨時政府則自一九五九年九月十六日戴高樂總統發表聲明以後，在行為上一貫顯出它具有責任感，有成熟的政治品質，有磊落的政治風度，也抱有和平的意向。

二〇．該政府為響應戴高樂將軍所作的聲明，便在它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八日自己的聲明中表示同意法國立場，認為應以自決權為解決阿爾及利亞問題的基礎。他也同意法國，認為不恢復和平即不能藉普選以決定阿爾及利亞的政治前途。它祇要求有機會和法國討論關於停戰的政治和軍事條件以及實施自決原則的條件和保證。這是一個很自然的要求。但從戴高樂總統發表聲明那年以後經過的情形去看，法國似乎堅持任何關於停戰或關於法國和阿爾及利亞共和國臨時政府兩方代表會商的條件和方式的討論俱應由法國單方面決定。一九六〇年六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九日在 Melun 發生的情形就是我們很好的證據。一位法國前任總理 Mr. Mendès-France 形容法國和阿爾及利亞代表團會商的條件和方式，“說這些條件所含侮辱性質如是之深，簡直等於要求屈服”。

二一．但是英勇的阿爾及利亞人，為了一個高尚的目的，經過如此長期和勇敢的奮鬥，決不向法國軍力的壓迫屈服，因為公理是在他們那一方，而公理最後必獲勝利。法國在阿爾及利亞，不會得到軍事的勝利，就算它勝了，也是勝之不武。

二二．阿爾及利亞共和國臨時政府素能自證為抱有和平意向，且相信那個曠持過久的悲慘衝突，可藉會商以求解決。Melun 之會雖使他們失望，他們的外長 Mr. Belkacem Krim 仍於一九六〇年八月十日申言：“我們隨時願與法國政府恢復商討”。因此，選擇那一條途徑，是法國方面的事情——如果不是繼續推行戰爭和殖民統治的政策，就該接受真正商談的原則。

二三．我們認為聯合國負有責任，不能輕易卸棄。法國辯論阿爾及利亞問題屬國內事件，在聯合國管轄範圍以外，這是一片惑人之詞，處心甚酷。在一個兇暴戰爭還在進行，帶來種種險惡結果，而且每星期復有千千萬萬人喪命的時候，那樣的理論，就不能接受。法國政府竟有認阿爾及利亞為法國本國整體一部之說，憑任何邏輯推理的標準來看，也是荒謬得滑稽。從歷史人種和地理上說，阿爾及利亞都係自成一個體。如果法國這番理論，施之於前為附庸的領土，即無一

能和我們同來參加今日的大會。要使阿爾及利亞問題獲得完滿解決，這點就得根本弄清楚，所以我們竭力促請法國政府，把它對此方面的觀念加以修改。

二四．阿爾及利亞共和國臨時政府爲要表白它所懷的善意和證明它的愛好和平，現正要求聯合國舉辦和監察複決投票藉以徵取阿爾及利亞人民意見。我們希望聯合國不再失敗。

二五．論述阿爾及利亞問題時，我曾強調聯合國有尋求該問題解決辦法的責任。聯合國對另一問題也有同樣重大的責任，那就是巴勒斯坦和阿拉伯難民的問題。聯合國在這事情上負有特殊的責任，因爲這問題事實爲它所自創，是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那個違反當地民意而令將巴勒斯坦分治的大會決議案一八一(二)所產生的結果。我們如果想到在這決議案通過的時候，阿拉伯人佔巴勒斯坦全人口三分之二，便知道這一決議案不祇是不合道理而也是非法，因爲它是和民族自決原則——聯合國憲章所崇奉的原則——互相抵觸的。

二六．巴勒斯坦難民問題不是普通我們於本世紀內所慣見的那一類難民問題。這問題的發生是因有一整個民族被人從它祖傳的土地裏連根拔起叫它在外方流亡轉徙。這是現代史中從無他例的一齣悲劇。遠超百萬以上的阿拉伯人——生產率很高的一羣人——在這十二年以上的時光中，憤懣抑鬱，困苦顛連地過着營房生活，除了聯合國的配給證以外，生命便無保障，如果不是尚存一點回到老家去的希望，就連活也活不成；他們的田園，他們的橘林，就在邊界的那一邊，可望而不可即。像近東工賑處主任提送大會第十四屆會的報告書中所說：

“所有的難民當中，眼看將來境況最慘的，當莫過於已近成年的年青人……每年約有三〇,〇〇〇青年人轉入成年，都沒有自己可以謀生和像平常人一般成立家室的希望。”〔A/4213,第十段。〕

聯合國是不是要容許這齣悲劇續演下去，讓它的規模逐日擴大呢？

二七．如果求解決這問題，係先以承認目前情勢上的所謂政治現實爲根據，實在祇是變相的支持侵略，因此敝國政府決不能接受。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目前所處的形勢，是大不公平和明目張膽違背了憲章指示的結果。直至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四日，整個巴勒斯坦仍在國際聯合會委任制度之下。依照聯合國憲章以及爲管理巴勒斯坦根據的委任統治書，聯合國的職務是努

力使巴勒斯坦人民在委任統治期滿前得自由行使創造本身政治命運的權利。但在巴勒斯坦阿拉伯人那一例子裏，事實是他們的命運給他人決定了，而作此決定的動機還與聯合國憲章的文字和精神背道而馳。

二八．因此，任何解決辦法，如果不理這問題的原有事實，便是無效，敝國政府便不能接受。要尋求公平解決辦法，應從做錯這事的起點着手，這就是說：須從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四日統治即將終結的時候看起。

二九．難民問題自始即對動盪不安的中東的和平與安全的維持發生深切的影響。過去十三年來爲禍該地的一切事件和動亂，無不可直接間接以此問題爲其癥結所在。關於這點，我恰好有近東工賑處主任在他提送大會十四屆會的報告書裏所說的幾句可以引述：

“說近東裏的生活和人類活動，處處俱爲巴勒斯坦難民問題那一條件所左右，以至弄得錯綜紛紜，這並不是過甚其詞。這問題所產生往後回環的心理，政治和社會影響，重要殊不亞於其經濟與人道方面。無論用何法解決巴勒斯坦難民問題，必須計及這一切方面。”〔同上，第十一段。〕

因此，我們認爲如果找不出一個解決阿拉伯難民問題的公正妥善辦法，中東便不會有真正的和平。

三〇．本代表團在把仍爲我們世界裏緊張情勢的造因的若干問題提請大會注意的時候，不能不同時提及在阿拉伯世界某些部份所見的緊張情勢，特別要指出渥曼一地。我們特別希望大家努力使這些地方人民的願望得以實現，他們的自決權獲得尊重。我們相信若於解決有關問題時能從符合聯合國憲章的精神與文字的各方面着手，那對建立和平的事業和維持友好關係的工作，都有益處。

三一．在我們看來，目前世界的緊張與不睦，其中直接原因之一，就是世界分爲極貧與極富，分爲高度工業化國家與經濟原始的初級產品生產國以及擁有多種技巧和專門技能復具潛力的國家與缺乏技巧而知識或技能都很薄弱的國家。這兩大分野間的鴻溝，日見深廣，至足焦慮。並且儘管歐美有這多年的繁榮，但資本流入經濟貧弱國家的現象，殊不顯著，提供經濟落後國家的協助，其程度亦未見着實增高。我們深信，並且也懇切希望，能設法加強和推廣發展不足國家參加國際貿易的基礎。辦法是各國彼此從事有效合作，互爲諮商，同時採用多邊貿易和支付的方法。

三二．蘇丹深信自由貿易。我們商業的整個組織，建立在一個堅強的自由貿易政策的傳統之上。我們謹守多邊方式的貿易和支付辦法，不管政治上的界別，也沒有特惠待遇或對某些國家或商品歧視，因為我們認為這是使世界貿易和繁榮獲得擴展的最好辦法。我們既抱此種觀念，故凡見有組織區域經濟集團，目的是利用貿易為政治武器，或該集團本身係屬限制和歧視性質，我們即甚感憂慮。我們甚欲表示我們誠懇希望像歐洲共同市場和歐洲自由貿易協會一類的集團，不專求各該集團本身貿易和支付的擴展，同時也實施凡可加強和推廣國際貿易和經濟合作的政策。我們認為世界經濟合作對國際和平與穩定的實現能作極大的貢獻。

三三．經濟暨社會理事會的最近報告書[A/4415]說得很清楚，有關經濟發展政策的責任，並非全屬一國的事情，實在也是集體關切的事項。在這彼此互賴的世界裏，沒有一個國家可以長期孤立。深望大家認識這點事實以後，更能知道提高發展落後國家生活標準是一個國際責任。

三四．我們不能放過這個有歷史意義的大會第十五屆會所給予的機會而不強調地和認真迫切地指出現在世界目光集中於非洲大陸的事實，極端重要。我們一定要領悟我們自己和新獲獨立的我們非洲兄弟之邦所須應付與解決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如何龐大，然後才能在建立永久和平與繁榮的工作上於國際團體中充分發揮我們的作用。沒有一個發展落後國家可望不藉協助而能解決本身問題：這是一個歷史的事實。本代表團認為國際社會愈早幫助我們自助，對人類也愈有益處。

三五．我們認為聯合國在非洲能起關鍵性的重要作用，所以我們看見它着手非洲方面工作，遠較在其他地區為晚，甚感惋惜。因此，聯合國所新獲而尚未指定用途的資金中那為非洲所佔的一部份如果是抵消資金撥配上的不均衡為目的，這也不過是求其公平與合理而已。非洲人面臨種種複雜問題，同時，受過訓練的行政、技術和專門人才又苦短缺。非洲極需適當的武器去和貧窮、無知與疾病等兇敵作戰。非洲各地人民正為求取大自由中較善的生活而奮鬥，切望於此奮鬥中獲得國際的合作和諒解。因此他們期望在一切方面接獲協助，不是發於一點慈善念頭的那種協助，也不是以施助者的自私心和動機的協助，而是人對人抱着友愛與合作的真精神而給予的協助。此事行須及

時，不要等到非洲國家，於問題交迫之下，做了某種政策上的決定，為一時方便，而損及它們的經濟平衡生長和發展。

三六．我很快慰，得悉於部長階層上舉行的經濟暨社會理事會第三十屆會裏討論的主題就是那認定聯合國有對新獲獨立和正脫離舊有地位的國家施以協助必要而特別強調非洲國家的大會決議案一四一四(十四)和一四一五(十四)。關於處理此問題的必要與迫切，以及立須提供以實現此等目的的資財、手段等，並無異議。剛果最近事件和聯合國所採取的迅捷行動使提供此種協助的主張更見合理。

三七．出席經濟暨社會理事會第三十屆會的蘇丹代表團深感欣幸，曾代表十二國提出決議案²一項，未遭反對，即獲通過，該決議案請將業執方案置於一個長期的基礎上，並增加預算款額俾得擴大其有益而積極的工作。

三八．我在結束陳述時，敢請略表本人的希望：我深願這個有歷史意義的本屆大會所進行的審議，不致造成一部紀錄，載的祇是若干種期望，以及某些心所冀求遂以為真的空想，或者某些出於善意的表示。我們開會，並非為此。我們還得說了就做，從意願轉入有意義的行動，把理論上的前提，變成歷史上的事實。

一九六〇年九月二十九日迦納總統、印度總理、印度尼西亞總統、阿拉伯聯合共和國總統及南斯拉夫總統致大會主席函(A/4522)(續前)*

三九．本人現擬請大會注意今日要審議的第二個項目，即載入文件 A/4522 的迦納、印度、印度尼西亞、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和南斯拉夫所提決議草案，以及澳大利亞所提修正案[A/L.316]。

四〇．關於這項目，我也想請大會注意文件 A/4529，其中載有一九六〇年十月四日美國代表團首席代表致秘書長函。

四一．Mr. FAWZI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本人代表迦納、印度、印度尼西亞、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及南斯拉夫等代表團奉告大會：該代表團等為更求一致起見，已將它們所提決議草案[A/4522]末段改如下文：

“希望先由美利堅合眾國總統及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國務院總理恢復最近中斷的接觸，

²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三十屆會，補編第一號，決議案七六八(三十)。

* 續第八八三次會議。

俾雙方所公佈欲藉商議尋求未決問題的解決辦法之意願得逐步實現。”

四二. Mr. MENZIES (澳大利亞總理)：本人在大會發言，此為第一次，最初原欲先就世界和平問題作一總檢討，用它做個背景，再來討論目前那個修正後的五國決議草案 [A/4522] 和澳大利亞所提出的修正案 [A/L.316]。但本人現擬請各位代表准我於午後提出那個總檢討。今早我就祇注意決議草案，尤其是澳大利亞的修正案。這修正案我現在照它業經分發的案文把它提出。

四三. 我認為關於這修正案，我須略作說明。此案並非隨便提出。我第一次看見決議草案在九月三十日星期五，那日早晨我剛從澳洲到達，便在週末把它加以一番思索。我對該決議草案的前三條規定，於實體方面，沒有和它意見衝突的地方，其實也許在任何方面也沒有衝突的地方。祇到了最末一段我才覺得應該表示我對它意見不同。讓我現即說明：決議草案提案國的高尚動機，我是深深了解的。

四四. 這些提案國想必認為在這裏的國家元首和政府首長們於離去大會以後如果沒有留下作過某種決定的明顯證據，就很不好。它們想必認為如果我們離開這裏，一無表現，世人將會失望，也許還抱幻滅之感。因此它們提出了這決議草案，而這決議草案一部份目的，像有人向我們說明那樣，是想設法利用一下艾森豪總統和赫魯曉夫總理同時都在北美的那個機會。但若本人認為這決議案通過了會有不好的影響，那麼我就該這樣說：現在我對這決議案的見解確就是如此。

四五. 印度尼西亞總統本人在他九月三十日的演詞中，甚至對四國高峯會議也作保留。我記得他說：

“單憑那四個大國不能便解決戰爭與和平的問題。也許說得準確一點，它們有破壞和平的力量，可是它們沒有道義上的權利可據而個別地或彼此會同地企圖決定世界的前途。”〔第八八〇次會議，第五十六段。〕

四六. 但他在演詞之末，提出了一個決議草案，不是請四位領袖，而是請兩位領袖——美國總統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國務院總理——恢復接觸，並於他們可能辦到的時候，找出解決未決問題的辦法的頭緒來。

四七. 不過，我不願祇以區區一爭點來做根據。最重要的是說決議草案本身，同時說明我本人所以認

為不妥的理由。這決議草案何以要在末後提出兩領袖會議的意見呢？我想請各位代表回憶一九六〇年五月時發生的事件。那時原定於巴黎舉行一高峯會議。誰也不會真正以為單憑一個會議，世界可得到和平，或者一下子大多數困惱世界的問題便會獲得解決。但我始終相信，世上不知多少千百萬人認為那巴黎會議也許會幫助造成一種有希望的空氣，或者由此可獲得一二問題的解決，把這希望培養着不叫它消滅。

四八. 舉一個例，我們之中有不少人相信關於核試驗的討論，可能想法達致最後確定的結果。擁有核力的各大強國，對這試驗問題的意見，究竟尚非相差過遠，若能施以實力領導，事猶可為。但巴黎高峯會議卻因蘇聯不肯參加，甚至沒有開始。我對他所聲述的理由，自有意見，目前不擬提出反駁。實際有關的事實，就是美國、聯合王國及法國三國領袖立即作一聲明說：

“他們認為此等討論對世界和平如此重要，今竟不能舉行，殊屬遺憾。在他們方面言，他們的信仰始終不移，認為一切懸而未決的國際問題俱應藉和平方法經會商解決，不應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為威脅。至他們本身則常願於將來任何適當時間參加此種會商。”

這些話很值得加以強調。這是那三位領袖早在一九六〇年五月時說的，此後他們也沒有改變這個主張的表示。

四九. 我認為大家當可同意，我上面所引的聲述總算一個公平的主張，態度是溫和的，也保持着和平理想。這主張現在應該放棄嗎？如果我們的討論現已到了應該進行上述一類商談的階段，何以我們不這樣說呢？何以我們要通過一個五國決議草案，叫聯合王國和法國在這個可稱為第一幕的階段退出呢？

五〇. Mr. Nehru 自己也很坦白地說過，雙邊談判，效益甚屬有限。不過我想知道，我們是否真能舉出某種確實理由說美國總統多少是一個礙事者，因此在恢復任何討論時，如果西方世界——現在姑用這個名稱——領袖中有應予說服或施以壓力的一個，那便該是他。

五一. 我得立刻聲明，本人無意侵涉到美國的內政；聞說美國內政，在這寒冬到來的時候，情形轉形熱烈。但世上誰也不會真正懷疑美國總統不熱心致力於和平。他在任期內表現得最深刻最值得注意的特色就是追求和平和維持聯合國的權威。

五二。但是這問題尚有一方面，本人認為很重要，擬訂決議草案的人，似未予以充份注意。共產黨有一套大家都知道的技巧，在許多國家中表現得很明顯，尤其在敵國為最，那就是把世界問題戲劇般的演變，設法描寫成是由兩個針鋒相對的角色排演，一個是美國一個是蘇聯，我們其餘的國家，大概都看作是輕微渺小的旁觀者——如果不是輕微渺小，至少大概可說是無關緊要的。事實上這是一個危險的謬論。我絕非指稱決議草案提案國係想傳播這種謬論。但我竭誠盡敬敢向他們奉告：在這憂患交迫的世界裏，真正的思想衝突——也許還不祇是思想方面的衝突——就是共產主義理論和行為和我們大多數所贊同的別的政體那兩者間的衝突；在我們這些政體裏，凡是自由人，無論他是昨天才獲解放或於多年前已獲解放，俱可在個人自由的環境裏，實行自治或希望自治。

五三。難道像聯合王國那樣的一個國家，在我們當代對自由、自治貢獻那樣偉大，在高峯會議中缺得了它嗎？又像法國，在有關個人自由的歷史中——其實還是有關個人自由的革命史中——所佔地位，清清楚楚，難道缺得了它嗎？

五四。我要說的是：如果把各問題一開始便歸納為由兩國政府首長去討論的事項，那就是歪曲了世界問題的真相。我是為了這個原因才代表澳大利亞提出對上述決議草案的修正案，先採取了我們所贊成的原決議草案的首數段，但接着便提起那個流產的巴黎高峯會議，並憶述不知幾千百萬人曾屬望於該會議，認為至少可能成為範圍較廣的國際會議的起點。本人的意見，和數國的意見，都是認為我們應鼓勵高峯談判的恢復。

五五。高峯會議自然不是短期內或不作籌備便可舉行的。我們還須摸索着前進，但途徑大概總會找到的。可是找出我們的途徑，不是幾天內可以做到的，儘管往前闖，恐怕也不能就找出來。我相信澳大利亞修正案反映了這裏大多數的意見，就是我們應使本年初我們在快將舉行高峯會議時所抱的希望復蘇起來。

五六。本人雖愚，尚不至認為四強會議便可解決我們所有的或很多的問題。實際上，有好些大事，異常重大的事，是在聯合國責任範圍之內，不能委託少數代辦的。可是也有某些事項，我們都承認特別和四強有關，因此應由他們特別考慮。其他尚有含嚴重普遍重要性的事項，像裁軍問題之類，需要若干國家為了全體利害關係，加以密切和積極的研究，但不易由

大規模的會議去審議。我們就是因為想到這類的情形所以認為十國裁軍委員會應速即恢復討論。但凡事總有個起頭。有些人認為如果四位處高峯地位的領袖，抱真正的合作精神和純摯的和平意願舉行會商，當是一個很好的起頭，我便是抱此種主張的人之一。

五七。但把四國會議縮為兩國會議，我認為是把特殊責任加在兩國身上，卻又沒有說出理由。我不知道是否還可以有點閒情逸致說句頗近枝節的話：我認為大可問問，過去四天裏發生的事情，是不是叫我們真能希望雙邊會議可以產生益處。

五八。至於修正案文，大旨顯為將會議參加國名單從現擬包括的兩國增為四國。實際上，各位代表想還記得我曾引述三位領袖在巴黎所作的聲明。這是有紀錄可考的，我們大家不應忘卻。但這本人並不認為是修正案的關鍵所在。無論提到那個聲明與否，修正案的實體不變，仍舊是要表示本人所擬提出的主張。並且我也不太計較詞句上的細點；多提幾條修正案也無妨。我的主要目的是盡我所能使大家不要始終認為世界的衝突祇是美國和蘇聯間的衝突。

五九。我未結束以前，謹向我新舊同仁，略抒鄙見。我們在這裏主要不是要做個辯論家，而是要做我們本國人民深心所懷希望的代表人。倘若我們聚精會神祇想着此一運動，彼一反運動，和會場內外此一商談，彼一商談，而至忘記和我們的討論與行動關係最深的人的利益，那就太對不起人類了。我所指的是那些看見將來有發生武裝衝突的可能而大感恐慌乃至旦夕祈禱和平的人們。

六〇。Mr. NKRUH (迦納總統)：我要求發言是為說明本人就澳大利亞對迦納、印度、印度尼西亞、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及南斯拉夫所提決議草案[A/4522]提出的修正案[A/L.315]所採的立場。這決議草案係經若干國家元首慎重審慮和諮商以後才產生的。我們之所以認為可以提出於大會不獨是因我們知道國際關係日壞，後果嚴重，全世界都感受威脅，且亦因我們確實相信美利堅合眾國總統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國務院總理兩人對於和緩目前的緊張情勢，負有特殊的責任。

六一。我相信這會場裏面沒有一個不知道目前世界緊張情勢是一連串事件產生的結果。我還須再提日內瓦裁軍商談的崩潰和巴黎高峯會議的失敗嗎？大會還需要追究這些會議失敗的原因嗎？那是不需要的。

現在來衡量功過，看誰是誰非，都沒用處。我們今天在這次大會裏，不應再把問題弄得複雜了。

六二。因此我們的決議草案祇是請人注意目前世界緊張情勢，請兩個大國的兩位領袖再事接洽，俾可針對妨礙世界和平的問題，覓取解決辦法。

六三。不管我們願不願意這樣，戰爭與和平的關鍵，實際是操於美利堅合衆國政府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政府之手。不過那左右大勢的世界道義力量卻就在這個大會的會場裏。世界要求和平。非洲要求和平。我想歐洲和美洲也是要求和平的。

六四。因此，爲了世界和平，還是讓美國和蘇聯兩方首領去接洽。在那裏接洽都不要緊。在大西洋上正中也好，在波羅的海中央也好。我們這世界組織，屬望於此兩龐大的國家，希望他們替和平打開一條通道。爲了人道關係不能不出盡一切力量以求避免戰爭。人類命運，千鈞一髮，全繫於裁軍問題之上。

六五。最要緊的是美國政府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政府能堅定地維持接觸，讓世界舒一口氣。即使我們只同意會晤，這至少也是打破了一個僵持的局面，鋪下了路基，恢復外交階層上的會商，然後也許可以舉行一個高峯會議。總之，最重要的是兩政府首長的確會晤，的確打破僵持的局面。

六六。可惜澳大利亞所提的修正案，失去了我們決議草案的主旨。無論如何，澳大利亞修正案其實並非一項修正案；它是一個新的決議草案，祇會把我們的問題，弄得恍惚迷離。接受澳大利亞修正案，我們就是使緊張情勢愈增緊張；我們之所以難於應付當代的大問題，正因爲有這種手段的巧妙運用在作祟。我認爲如把這修正案撤回，對於大會工作必有莫大的幫助。

六七。因此我代表我們決議草案各提案國籲請我的好友澳大利亞代表把他的修正案撤回。他能這樣做將對我們促進和平事業的努力有所助益。但若必堅持表決該修正案，那麼我們各提案國和支持我們的國家都將不予接受，並且要強力擁護五國決議草案。

六八。Mr. SHUKAIRY (沙烏地阿拉伯)：我請求發言，很經過一番躊躇。五國決議草案[A/4522]係由 Mr. Sukarno 提出，再由 Mr. Nehru 闡述〔第八八〇次會議〕，無須另作說明，但我們所以認爲不得不參加辯論，就是因爲澳大利亞代表提出了那個所謂的修正案[A/L.316]。

六九。第一，我得盡力強調，五國決議草案原是不會引起真正的爭論或認真的反對的。我說“真正”和“認真”，因爲如果我們在聯合國這裏，要是不問理由也不問邏輯就儘管去爭論，那是沒法制止的。因此，讓我先來問問：大會當前的五國決議草案究竟是甚麼一回事？我們若要查明我們目前站在甚麼立場並斷定我們應以採取何種立場爲當，最好辦法就是研究我們當前事項屬何性質。因此就發生了一個問題：五國決議草案是何性質？

七〇。決議草案，照他案文說，是請艾森豪總統和赫魯曉夫總理恢復接觸，作爲一個先行的緊急步驟。這就是決議草案的要旨，簡單而又明瞭。我說“簡單而又明瞭”不是用修詞上的句子，而是說真正的事實。

七一。這決議草案——我想提醒澳大利亞總理這點事實——並不作任何決定也沒有對某一事項作任何裁斷；它也沒有解決任何爭執的問題或偏袒那一方面。這決議草案沒有宣稱何事應居優先，亦未宣佈任何前例。它既不傾附西方，也不偏倚東方；亦不與何方作對。這是一個顧慮周全，對誰都公允，對誰都有禮貌的決議草案。我甚至可以說，若以形式言，這幾乎不是一個決議草案；它祇是一個詞句最溫和最客氣的請求。如果不是爲我們議事規則規定所限，這一請求真可無庸作正式決議草案看待。

七二。即就它的實質而論，這決議草案從技術上言亦非一決議草案。它是一個請恢復接觸的請求。名稱任便——叫它談判、會商、接觸都可以——總之這決議草案祇係應付目前國際情勢的一個辦法。這是國際往還上的一個通則。

七三。我想我不必提醒大會和澳大利亞代表：請艾森豪先生和赫魯曉夫先生恢復接觸，是朝着憲章目標走的一條憲章規定的途徑。事實上，聯合國憲章開頭便說我們的第一個目的就是欲免後世再遭戰禍。我們的子子孫孫們就是憲章弁言中所指的後世。因此，決議草案並無新異之處；裏面也沒有和憲章不合的地方。決議草案祇是要把憲章實施於一個特殊情勢；事實上，它是憲章規定的推衍。因此，論理這決議草案並不會表出有可成爭執對象的東西在裏頭，其實對決議草案所載的實體內容，幾無投反對票之可能，除非聯合國這裏我們竟有人敢於投票反對憲章的規定。

七四。五國決議草案的價值爲何，就說到這裏爲止。但提出這決議案的動機又如何呢？一個決議草案——任何決議草案——必須就它提出的動機來評判。

因為這動機可從決議草案的內容或擬定者所抱的政策推知，所以目前決議草案各提案國既盡是國際社會所認識得清清楚楚的，也便不必逐一指名加以識別。提出這決議草案的五位領袖是未結盟的國家中的五強，素以它們的肯定、積極中立政策著稱。因此它們的決議草案更有理由應得到大會的考慮。這決議草案並無想達到某一國的目的企圖；它也並非要顯揚某人的功績；它的目的超脫了一切國家的欲望或個人的光榮念頭。它祇企圖打破僵局，和緩緊張情勢，對冷戰起調劑作用，並促成真正的會商，俾可着力於戰爭與和平問題的解決。

七五。我已表示本人關於五國決議草案的意見，縷述它的價值和動機，今請用少許時間向澳大利亞代表略說幾句關於澳大利亞修正草案的話。

七六。澳大利亞修正案頗有點背景，且其中不無若干策略與戰術的運用。它和五國決議草案不同，它代表單方面的看法——我這話出於誠敬。我要坦白說出：這不獨是就提出者而言是西方的建議，而且還是西方的策略整體的一部。我並不是要在這裏侮辱西方國家，或想玷污它們的紀錄。我這裏說的話，並非存此用心。我祇不過要強調一個結論，一個絕難說它不確的結論，就是澳大利亞的建議是贊成依從西方定下的條件去舉行一個高峯會議。可是這高峯並不是西方國家的高峯。如果心目中所指的原為西方的高峯，這問題就不會提到聯合國我們面前來，而西方的條件，亦非我們所欲過問。讓我提醒大會，我們在聯合國所關切的是一個根據若干對全體都屬公平明允的條件而形成的高峯會議，不是依照祇由西方在聯合國提出的條件便可舉辦。

七七。我們知道美國總統曾致函[A/4529]五位中立領袖，具述他對五國決議草案的意見。我們從函中詞語及其字裏行間似甚可推定美國不贊成五國決議草案。美國總統的聲明雖屬彬彬有禮，但可視為拒絕五國決議草案。這結論我認為甚有理由，甚有根據。

七八。但是，到了這一階段，也許可以指出，美國這立場並不是它單獨一方面的思想或行動。艾森豪總統的答覆未公佈以前，聯合王國和澳大利亞總理曾和艾森豪總統會商，此事人所共知，並非秘密。

七九。因此——這就是我要指出的要點——澳大利亞的提議係專為和五國決議草案對抗而發，甚為明顯。別怪我說得坦白率直：這澳大利亞提議並不是一

項創議；它是一種對抗行動，旨在把採取了肯定的中立政策的五國領袖所創議的一項行動擊敗、阻撓、攔止。因此，澳大利亞的提議，無論起因和結果、目的都是一種戰術的運用；或者說得準確點，這是把五國決議草案從大會的桌上掃開的一個計策。

八〇。但是何以要採取這種行徑呢？為甚麼要使五國決議草案通不過呢？這是一個處心純潔的決議草案，動機出於至誠。它沒有違背憲章，也沒有破壞聯合國所公認的傳統和習例。它沒有偏袒那一方面的迹象，也未嘗以成見相強以致非把它否決不可。

八一。讓我們轉過來把澳大利亞決議草案略加研究。我說是“澳大利亞決議草案”因為事實上它不是一個修正案。要知道一個提議是決議草案還是修正案，並不是從它的名目上可以看出，而是由它的樣式和性質才能決定。它是自成一體的決議草案。它不是一個修正案，裏面的種種意見也不能給它們帶上修正案的名目便可向大會提出的。大會的明智，不能就這樣加以抹殺。

八二。大體上說，澳大利亞決議草案帶有一個嚴重而危險的破綻——一個嚴重的缺點。在正文部份，澳大利亞決議草案促請四強於可行範圍內儘早舉行會議。我請大家特別注意“於可行範圍內儘早”一句。

八三。再看五國決議草案，是請艾森豪先生和赫魯曉夫先生恢復接觸，作為第一緊急步驟。五國決議草案特別表示這事的緊急性。

八四。在澳大利亞的建議中，這緊急性就全沒有表示出來。事實上，於可行範圍內儘早的那個意思在澳大利亞決議草案中是有意放進去的。所有行動當然都是應於可行範圍內儘早為之；但這甚有危險的“於可行範圍內儘早”一句；可能把高峯會議的目的本身也推翻了。高峯會議之為必需，原沒有人爭辯。我們大家意見都是一樣；在這點上，我們全屬一致。目前爭論的是這事的緊急與否問題。

八五。澳大利亞建議中所倡議的並無再倡議的必要，但應該強調的，它卻又不去強調。事實上，澳大利亞決議草案的一般作風，就是向來從一個失敗東歪西倒的又轉入另一失敗的那種作風。由四強參加舉行的高峯會議已證明失敗了。如果還繼續由那四強參加，我恐怕永遠也不出失敗的一途。四強會議，三個站在一邊，另一個站在那邊，這是不會達成協議的；反而會使彼此不同的意見，更成根深蒂固。

八六。以前高峯會議，因抱以多數對少數那種思想，而致失敗。今後如欲避免把將來的高峯會議破壞，這多數和少數對立的現象必須消除。

八七。澳大利亞的建議，着重於此不平衡現象，奉如神聖。但五國決議草案便不然，它要在均勢中建立一個持平的狀態；前此一切高峯會議就是因為沒有這均勢中的持平狀態，飽嘗失敗之苦。

八八。澳大利亞的建議也把我們世界上正在蓬勃茁生的一股新力量摒於大門之外。澳大利亞建議裏所含的乃是屬於一九四五年戰後時期的一派觀念，那時除了戰勝國和幾個大國以外，誰也不存在。

八九。可是時代轉變了。亞、非兩大洲已進入國際政治舞臺；聯合國的會員國數目業已倍增；一九六〇年的聯合國，已大異於一九四五年的聯合國。

九〇。澳大利亞決議草案把這新勢力的茁生，根本置諸不理。據我們看來，這還不是禮貌問題，或者代表權問題。亞非國家——也許說得正確點，那些未對何方作任何承諾的國家——以他們現有的身份，又因它們和若干軍事聯盟沒有關係，它們對任何高峯會議可能貢獻甚大。從它們擁有強大道義力量的地位上，它們可以加壓力於各大國，使大國們過去雖未能達成協議，現在卻不得不求取協議。

九一。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這也不是揭露甚麼秘密——各大國對每一有世界性的重要問題無不在暗地裏彼此鬭爭。這時候該有另一勢力，突進高峯階層，來幫助推展建立和平的偉大事功了。

九二。五國決議草案和澳大利亞的提議不同，它把門戶開放，使有建立上述性質的高峯的機會。而在另一方面，五國決議草案，既沒有明定也沒有暗含恢復接觸時應有若何條件之意。

九三。澳大利亞提議中的措詞可讓種種條件出現。我們現在便知道兩巨頭各已先定舉行會談的條件。艾森豪先生心裏的這種條件，像釋放兩位美國飛行人員就是其中之一項在內。至赫魯曉夫先生，他便要堅持美國關於美國飛機飛越蘇聯領土一事向他道歉。

九四。我得直接了當說，我們不能支持任何一方面的條件。我們暫且不問條件本身的優劣，祇須說目前不是談任何條件的時候。世界和平不應以有無道歉來做條件，無論背後的事件是如何嚴重。同時美國兩飛行人員的獲釋與否，無論他們的自由是如何寶貴，也不應阻礙直接磋商的進行。世界和平不容有甚麼條

件。世界和平要求兩巨頭立即舉行會商。現在已經不是談道歉或者做這一類性質的事情的時候了。

九五。最後還有一點要弄清楚。我指的是美國大選和艾森豪總統快將任滿離開白宮一事。這事既非有利於澳大利亞修正案，亦非不利於五國決議案。有一個我們知道的事實，就是關於戰爭與和平問題，美國的基本大策是不會更變的，無論美國大選的結果如何，也不問誰做了白宮的主人。不過艾森豪先生和赫魯曉夫先生會商的時候，Mr. Nixon 和 Mr. Kennedy 兩人都可同時做他的副手。這辦法殊無不合之處，而五國決議草案也沒有規定它不可行。

九六。末了，本人謹請大會響應當前的要求，設法使行動適應時機的迫切。最後我們還得奮起，肩負我們這時代的責任。在目前形勢中，我們決不可把我們的時間虛耗在爭論和運用策略等事上頭。無論所採是何種形式——是決議草案也好，是修正案也好——我們的一致決定應是請兩巨頭會商，而且絕不耽誤，即速舉行。這是大會於本屆會議中所應採取的有意義的行動，這是有有意義的行動而它所達致的也是有意義的目的，那目的就是：合乎正義的和平。

九七。Mr. SHAHA (尼泊爾)：我們對於世界三個大洲五位領袖所發動提出的聯合決議草案[A/5422]至表歡迎。我們認為這決議草案深合時宜，也是大會為應付深的世界危機，使最近事勢不致流於無可收拾的慘局所能夠做而且也必得做的一件事。

九八。通過了決議草案，本身也許不能解決任何重大的問題，但我們絕不懷疑這是朝着正確方向走的一步。我要求發言，祇是想說幾句話，表示贊成迎納、印度、印度尼西亞、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和南斯拉夫所提的決議草案而已。

九九。決議草案本身很簡單，無待解釋。它背後沒有另藏目的，也非別有動機。它祇是反映世界各地人民對身負和平、裁軍與和緩世界緊張情勢的重責的兩大強國間關係日趨惡化一事所感到的痛苦和關切心情。決議草案祇求設法方便兩大國領袖的接觸，造成良好空氣，俾懸而未決的問題，得藉磋商獲取最後的解決。

一〇〇。美利堅合眾國總統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國務院總理雙方俱表示願意從事正式商討，以謀解決裁軍及其他未解決的重大政治問題。因此不能說這決議草案的提案國欲向何方施以對它不利的壓

力來使兩方恢復它們間不幸中斷以致全世界人民爲之彷徨失望的那種接觸。

一〇一．大會通過這決議草案從另一觀點看還有一個事在當行的理由。負有對和平和解決世界政治問題責任的究不祇是大國。目前兩大國關係日劣，如果聯合國大會竟覺束手無策，不能採取任何積極辦法來應付，甚至稍欲爭強和平氣氛以利將來磋商而不可得，它就真的虧負了它對世界人民所肩承的職責和任務。

一〇二．五國決議草案全無黨附何方的性質。它做得很正當，對國際關係現勢的惡化，並不企圖歸咎那一方面。它真的體會了今日世界愈來愈深的危機，並如我上面所說，要求採取一個可能做到的最低限度的行動，作爲第一個必需步驟。我們希望同時也相信，這決議草案能夠獲得大會一致接受。

一〇三．我們很抱歉，我們不大能領略澳大利亞對五國決議草案所提修正案[A/L.316]的好處也不能予以贊同。討論中先我發言的幾位早已指出，這修正案與通常所謂修正案的意義頗有出入。不過我們中熟悉我們議事規則的，都很知道根據第九十二條甚麼都可以加以解釋爲修正案。該條說：“…凡對一提案僅作增補、刪減或部份修改之動議應視爲該提案之修正案”。我上面說過，根據這條，甚麼都可以看作修正案。澳大利亞修正案至少可說是對一個迫切問題的近於消極的一種看法，並且冷戰意味也未免過濃。它的前文不獨提到原定於一九六〇年五月十七日在巴黎舉行的蹇運的高峯會議，而且更不幸的還設法祇把一方面致令該會議失敗的理由載入，因而使此修正案難爲另一方面所接受。

一〇四．固然沒有人反對任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的四大國的政府首長開會，求對聯合國致力和平的一般工作有點實際貢獻。可是澳大利亞修正案如獲通過，便會叫人憶起那不幸的高峯會議影響到兩大國兩位領袖恢復接觸的那一重點也轉移了，而這不幸的高峯會議，我們認爲大應視爲往事，從此不提，俾得另外從頭做起，着力於造成良好的空氣，以利各大國將來的磋商得有所獲。

一〇五．凡人皆知即欲及早舉行高峯會議，亦非由美國總統與蘇聯國務院總理立即先行恢復接觸不可。在此情勢下，我們便祇能認爲澳大利亞修正案是要藉提起高峯會議一問題，把事情弄得複雜——即使這高峯會議的舉行並沒有認爲絕無可能。

一〇六．數日前印度代表討論決議草案時〔第八八〇次會議〕已經說得很清楚，各提案國無意輕看安全理事會其他兩常任理事國，這兩理事國本來也是巴黎高峯會議的參加國。並且，這兩國政府的領袖和蘇聯方面領袖的接觸也從沒有中斷。

一〇七．參照上述情勢，我們便認爲五國決議草案指示了逐漸和緩緊張情勢和造成良好的空氣以利各大國將來磋商的唯一正確步驟，而澳大利亞修正案卻企圖否定五國決議草案的精神和目的。

一〇八．在此種情形下，我們不能支持澳大利亞修正案，並且要請大會接受現有的五國決議草案，而若逼須表決修正案，就請投票反對。

一〇九．Mr. NEHRU (印度)：我想一開始就表示我是贊同阿拉伯聯合共和國所提對五國決議草案[A/4522]的小修正的。這項修正並沒有更變該草案的效果，但我認爲這是提出該決議草案內容較妥的措詞。

一一〇．三四日前本人忝任向大會提出五國決議草案之責時〔第八八〇次會議〕，曾表示希望該決議草案能一致通過。我認爲大會任何會員國似絕無理由可對這決議草案提出反對。這決議草案很簡單、很直爽，它裏面沒有反對這個人或那個人，這團體或那團體。但它的確表示一個很强的願望，很熱烈的願望，要把事情推動起來。它的確表示本大會不願瞠目枯坐，像癱瘓似的無法採取行動。它表示可有點作爲——也許做的不多；但也許多少會產生一點成效。

一一一．最壞的情形就是本大會竟到了一個動也不能動祇能就一般問題發表幾篇演說的階段。因此，在提出決議草案以後的一天或再後一天我接到澳大利亞的修正案[A/L.316]甚感詫異。我把它細讀，覺得頗難了解。後又再讀一遍。愈讀愈覺離奇，不懂何以大會竟會有會員國提出這種意見當作修正案。

一一二．我現在不揣冒昧，謹以本人認爲是箇中理由的幾點，向大會陳述。第一，我認爲這修正案顯然和所謂修正我們所提建議那一件事全沒關係。它不是一個修正案。也許我不懂本大會的議事規則，但這不是一個修正案。澳大利亞總理演詞中所說，已經表明這不是個修正案，雖然他還是這樣叫它。因此，這不是一個修正案。

一一三．它當然可以取某種形式另成一決議草案。它可以提出給大會審議。如果它是在這樣情形下來審議，我自有不少關於它的話和反對它的話要說；但

無論如何，它原可另行審議。它不是對五國所提的決議草案的修正案。我不明白何以此事要與大會正常工作程序如此不同。我不大瞭解這所謂修正案背後的意義為何。

一一四．我很尊重澳大利亞總理，特別佩服他的英明和能幹。我不知他是否用了這英明、能幹，借助於一大堆字眼，設法掩飾某些全無意義或者意義錯誤的東西。因此我特別想聽而急於要聽澳大利亞總理的話，等他把這問題上我未能瞭解的那方面略加闡明。我仔細聽過他的話了。但愈聽愈覺糊塗。愈聽愈發現這項動議中並無甚麼實體意見，祇隱約知道他不歡喜五國決議草案。何以不歡喜？那我就不明白。

一一五．他說得清清楚楚，他不同意那決議草案的末段——這是很大的一段，全無弊害的一段；不過，這段卻含有很大的意義。事實上，整部決議草案就為引出此一段；其他都是前文。因此，他不同意的正是這決議草案的基本內容。於是他出來，提出他對決議草案的修正，說這決議草案如果通過，它的效果會很不好。我不知道我對他說的話了解是否正確，抑或是我聽錯了。我請問澳大利亞總理，這決議草案怎樣在某觀點上或用某種看法會有不好的情形呢？我特別想過這問題，到底很不明白這種推理方法。因此，它所以不好，想必是從一個我還未知道的觀點看才能看出。這不好，一定是從一個與目前決議草案無關的觀點來說。這就是我所得的結論。

一一六．我現在誠誠敬敬請問大會一句，心裏並無觸犯誰的意思；我問的是：這個不獨重要而且掌握存亡關鍵震盪全世界的問題——關於世界衝突及其如何避免的問題——用了這個頗欠鄭重的方法來處理，是否祇把它叫做決議草案的修正案，便可變成適當了。我認爲我們用的雖是簡單的詞句，討論的卻是極其重要的問題，影響大會的問題，影響世界的問題。

一一七．澳大利亞總理於聲辯中說到會議一事。爲甚麼我們的決議草案暗示舉行會談或會議呢？我懇請他反覆細讀決議草案，因爲他沒有把這決議草案了解清楚。這決議草案不必就是暗示舉行會談或會議。它建議恢復接觸。

一一八．澳大利亞總理又說，爲甚麼要兩人相會？爲甚麼不可以四人相會？爲甚麼不要聯合王國和法蘭西？爲甚麼高峯會議沒有它們？這都是他陳述時我記下來的話。他問：爲甚麼要有這情形？好的，要答覆也簡單，就因這和“爲甚麼”沒有關係——因爲沒

有誰不要誰，或者要排擠誰，或者要作這種的暗示。這次他又沒有看準決議草案的要點，大概認爲背後有某種秘密的動機。我真覺得可惜，竟會產生這種思想。

一一九．決議草案是爲了它裏面所載的宗旨而提出，全屬誠意，若懷疑它內有秘密巧計，說它要排擠誰，或對某一國家不予充份尊重，抱此疑念的先生便不太公道。實在我很抱歉，但不得不說澳大利亞總理提出這修正案和作這樣的演講，也很對他自己不起。並且我知道大會一定不是採取澳大利亞總理所提的那幾個膚淺的觀點去看這問題，而是從對於大會和世界都極甚重要的基本觀點上去看。

一二〇．讓我們看看這修正案，即我認爲不是修正案那個。該案措詞很有意思。它說：

“憶及前曾定於一九六〇年五月十七日在巴黎舉行美利堅合衆國總統、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國務院總理、法蘭西共和國總統及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首相間之會議，”

現在請注意下數句：

“俾四位領袖得對其四國所特別關切並認爲主要之事項加以檢討，”

根據澳大利亞總理的意見，這是該四國間自家的事情。聯合國大會和它有甚麼關係呢？這修正案接着說：

“認爲該四國政府首長就對於該四國特別有關之問題舉行一合作性質之會商可能對世界益益不少，”

把這種意見提出於大會可真有點特別——就是說：這些事項，這些高峯會議等等，竟是該四國四位顯貴，國家元首或總理之類，他們間自家的事情。聯合國大會從何處參加起呢？我們這些偏巧在圈子外冷清清的人，又從何處參加起呢？

一二一．澳大利亞總理又說，我們決議草案的提案國，已中了共產黨的計，這巧計的目的就是要說這世界是四分五裂的，或者說它祇顧如何處理兩大敵對國卻漠視了世界本身。

一二二．共產黨對這問題的技巧如何，我不知道。它可能是這樣，也可能不是這樣：我對這些技巧，並不特別關切。但我看澳大利亞總理的技巧卻很顯然。這就是：“這裏既然有了四大強”——當然都是我們所尊敬、所推崇的國家——“那就讓他們去辦好了。這干聯合國甚事，要它來處理呢？”這的確是很顯然——他

的修正案就那麼說。這種辦法，這種思想，這種行徑，當然是不能，不應也決不可以接受的。

一二三。我們的建議兩大國兩位卓越領袖恢復接觸，意思並不是說要他們討論世界大事，由他們一言為定。我本人就不答應由兩國或四國或十國，把這些大事，就作最後決定。祇有大會才應作此最後決定。但這種異常重大的事，若由小組討論，確屬方便恰當，尤其是裁軍一類問題，自然是給有最多軍備要裁的那些國家去討論最好。這裏在座有很多人，沒有軍備可裁，或者說不到有，但我們對他人的裁軍卻大感興趣，因為裁了，戰爭才可不至爆發，把世界毀滅。

一二四。因此，兩個國家或者四個國家或者十個委員會，諸如此類，都可以把這些問題，冷靜考慮——不是像在大會裏那樣儘管你向我演說一番，我也對你演說一番的那種考慮，而是從積極方面去考慮。這都可以——但得常常記着：因為事涉重大，所以沒有任何國家集團，無論怎樣的大，能一手安排整個世界的命運。

一二五。但是澳大利亞總理似乎正作這樣想，因為他認為這事應由四強去安排，所以他對祇任兩強來做的說法，自然的、也很恰當的便有點生氣。可是，我沒有要兩強、四強、六強或再多的強去做這事。因此，他心裏所懷的錯念，我敢請代為矯正。

一二六。我想：處理這修正案之所以困難，是因這修正案根本從一點疑心上出發，認為有某種詭計存在。澳大利亞總理不能確實指出這詭計為何，但詭計是一定有的，因為這辦法不是從他或者他那一集團而來。詭計這種事也許會有，就本人來說，我對於大會如何活動的知識，略涉天真。我不知道各代表來此，是否常以詭計相陷。但我真可以謁誠告訴澳大利亞總理，這決議草案中並無機巧。可是有一點我卻想他能領略，那就是這決議草案含着一片熱情。這不是說說的問題。澳大利亞總理說——我聽了很高興——他每天都禱告，祈求能免武裝衝突的發生。我誠懇希望他禱告有效，也希望我們一切人的禱告都有效。但即使禱告也需要以行動為繼，而我們在這裏開會也非祇為禱告——雖然禱告是好——卻是為了行動給世界做領導，去勸導人，請求人，敦促人採取某特殊行動，有時還須推動人去作某一特殊行動。這就是我們唯一可做的事情。

一二七。我們今請提出於大會的這個決議草案，於簡單詞語中，表示一股熱情，一顆信心，認為必須

有所作為，或者無論如何總得有某種辦法進行的開始，好望它將來發生成效。最重要的是我們認為這大會聚四方代表於一堂，假如竟避免討論這問題，那就簡直是承認此一偉大組織之無能和僵滯，這是絕對不可以的。我認為如果大會不能處理此等問題竟是因為有些人彼此間生了氣的關係，這情形決不該有。

一二八。生氣可能有它的理由；但不能因此而廢棄我們所須處理的大事。我們知道這決議草案並不能使我們由此便可解決此等問題，甚至還不能使我們即能着手根本方面的討論。情形如此，我們必得承認事實，而事實是：在現階段，無上述之可能。我們祇想有個希望，就是：目前那個好像一條冰河一樣的形勢，快要把我們包圍，也許我們可以在這裏推推，在那裏推推，或者叫它在某些地方略為融解，等到時間適當，或可有舉行討論的機會。現在這種討論不能舉行。我們就坦白承認好了：美國那一大國，現在進行大選，要它從事此種基本性質問題的討論，殊屬不便——此點我很能認識。這是真的。但即在目前，如果甚麼也不做來阻止情勢續行惡化，那就甚至要在遲一階段舉行會商，也成困難。這是一件要牢記着的事實。因此我們建議或可採取這個小小而卻異常重要的步驟，作為緊急步驟，來求恢復接觸。這點得記着。

一二九。我們認為我們完全是對的。我們且想想，如果聽了澳大利亞總理的勸告去做，後果會如何呢？那將是——修正案便很清楚的這樣說——不會恢復接觸，而消極的主張得勢了，我們也得等候將來的機會才能舉行個甚麼樣的高峯會議，可是這將來顯然隔現在相當遙遠。話說回來，我是贊成高峯會議的，但我知道而大會也知道，會議不能於數月之內舉行。因此我們祇好等着也許每天禱告，希望那會議終能開成，戰爭得以避免。

一三〇。我認為這種立場完全站不住，而且幾乎入於荒謬，可是提出的竟是抱如此才具的澳大利亞總理，我就很詫異。並且，我對不起要說一句，這修正案確帶以冷戰色彩，可是我們若要設法解決偌大的問題，如此着手，顯然不是辦法。互控罪名、互作攻訐——這種事我們很多，也許不斷還有。但如果我們要處理重大的問題，總不是彼此互控或者報控人者以反控便得。我們的目的是要有所成就，如果要有有所成就，即當承認事實，然後針對問題，加以處理。我們不能以彼此互控為已足。

一三一。我認爲——我希望我這看法錯誤——澳大利亞的那所謂修正案，頗有些冷戰觀念存乎其間。因此我切望五國所提的決議草案獲得通過——一致的通過，如不一致，也幾乎一致。不通過這決議草案，甚有點危險，從我們所抱的目的和聯合國所支持的目的來看是如此，從我們欲設法造成某種停息鬪爭的狀態或設法就此事成立某種“和解”——最少是打開和解之門——來看也是如此。這並不是就把問題解決——解決有待於日後——但它是朝着對的方面推移。如果不通過這決議草案，那就危險，那就有害，也決不能自圓其說。所以這決議草案是應該通過的，而我也希望澳大利亞總理能知道他的修正案其實和他心目中所見的不同，並且是一個有害的修正案，對於發生的後果，那種該有，那種不該有，都似乎不大介意。這修正案想是要說，讓時間一個月、一個月的過去，然後四大國可以開會，大概互以罪名相加的一幕又將重演。這可真不算是够好的辦法。即如我們這些地位有點不如的國家，沒有龐大的軍隊和核武器，但我想我們也希望有時能把心裏要說的話，盡情傾吐；倘若心裏所藏，不能在大會裏盡情傾吐，我們又怎樣做呢？是不是我們就聽自己像羊羣般被撥入這一集團或者那一集

團裏，人家叫我們在這裏或那裏說句甚麼話就照樣的說，連表白一下自己內心的感覺也不准呢？我認爲這種觀念是不對的，無論對誰而言。

一三二。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外長提出了一個小修正。我們並不反對小修正，如果它能把決議草案改善而仍保決議草案的原旨，既不加以歪曲，也不把它全部改變，使成一個徹頭徹尾和原來相反的東西。因此我要請大家一致地或者至少幾乎一致地通過這個決議草案。

一三三。主席：今早阿拉伯聯合共和國提出了一個修正案，現在正予分發。各代表團想必欲獲一機會加以考慮，再繼續討論。因此，我建議目前休會。不過問題是大會想在何時恢復討論這事項。參加今日下午一般討論的發言人名單上已排得很滿。但各代表團也知道大會已定於今夜八時半開會。大會可能願把目前所討論的問題列爲今夜議程上的第一項繼續加以討論，把它結束。如果我沒有聽到有人反對，就假定大會擬照這程序進行。

決定如議。

午後一時散會

第八八八次會議

A/PV 888

一九六〇年十月五日星期三午後三時紐約

主席：Mr. Frederick H. BOLAND (愛爾蘭)

議程項目九

一般辯論(續前)

一。Mr. ALVAREZ PLATA (玻利維亞)：玻利維亞代表團願追隨在座各位代表，向主席道賀。他當選主席，無非是表示大家敬仰他對這個國際社會的寶貴而特出的貢獻而已。

二。需要本屆會注意的問題數目既多，而且性質也很困難。同時幾乎無一不是極端重要，因爲其影響所及達到全人類。其中包括像和平與裁軍、人權、根絕歧視和人類社會福利這些問題。我們固然不輕視本屆會所要審議的舉世重視的基本項目，然而其中確有幾個對於在座許多國家特別重要的問題，與發展不足國

家之巨大迫切需要有關，現在應該脫離學理討論階段，進而按照憲章的精神訂成圓滿的決議了。發展不足乃拉丁美洲，以及非洲、亞洲與海洋洲國家的主要問題。克服發展落後情況而爭取一個文明的生活標準，就是現在從事政治與經濟運動的億萬人類所抱的願望，他們希望這些運動會使他們達到預期的目的。這種革命過程，攪亂而且改變了舊有的制度，因爲對於人類意義重大，必須對國際社會有所解釋。這種演變是不可忽視或者加以制止的，他們是對於幾百年來不公平的社會制度的正當反抗。

三。玻利維亞代表團堅決贊助聯合國按照其技術協助及經濟協助計劃所力求達成的目的。可是在本組織生命史的現階段中，我們不得不同意在座若干代表團的意見，就是現在的資源有限，而且所用分配方法有時反而使此等資源更加難於十足奏效。也許現在已到了重新檢討以及調整國際合作政策的時分，以期按